



小學集成

四

成本 29

□ 13
2961
4



13
2961
4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六

大雅
悉民
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

懿德附錄朱子曰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

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

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

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又

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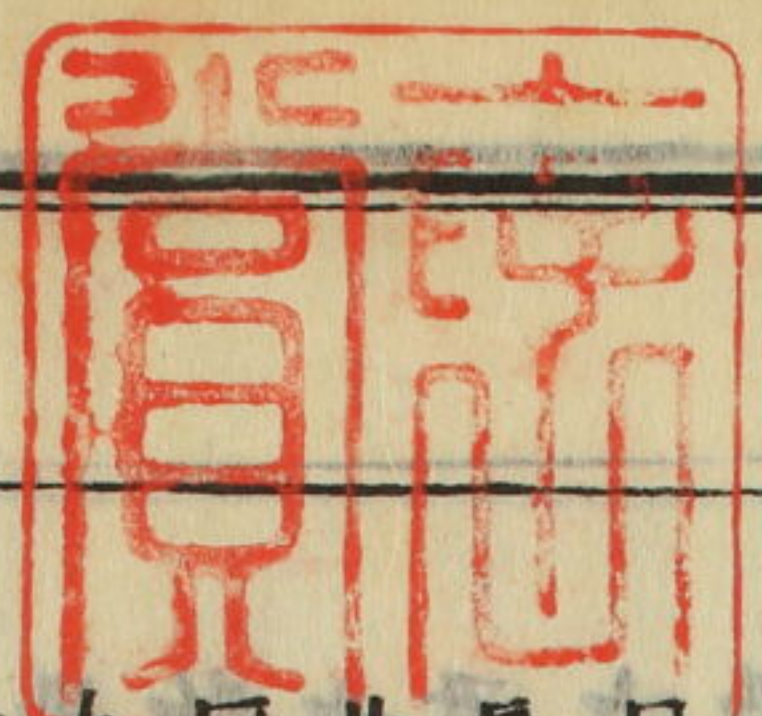
九竅五藏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

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

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

不好此美德者故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



小學六

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

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繼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鍊更有甚天理然尚以此秉彝消鍊盡不得故且恣適張氏曰莫非物也視聽言動則有視聽言動之則喜怒哀樂則有喜怒哀樂之則何莫不有是則蓋天命也以其至當而不可過故謂之則纂疏真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人亦物也事亦物也在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物也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又曰彝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觀乎此則知

性之善矣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去

聲 纂疏蔡氏曰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者皆好此懿美之德而不容己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者再指上文秉彝而言也天命之所賦謂之則人性之所稟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則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懿德之上其旨愈明矣

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為小學外篇纂疏許氏曰魯古聖賢之事迹自漢以來賢者所言所行載於外篇

嘉言第五

纂疏許氏曰外篇嘉言善行皆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善言所行之

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內篇者小學之本原外篇者小學之支流合而觀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外篇標題

本篇凡九十四條

倫四十一 廣

廣立 教一 橫渠 語錄

橫渠張先生

標題先生名載字子厚其先本梁人徙居關西後居鳳翔郿縣

世稱橫渠先生宋真宗天禧五年生仁宗嘉祐二年章衡榜進士及第為郿州司法神宗朝召為崇文檢書同知太常禮院寧宗嘉定中賜謚獻公理宗淳祐元年封郡伯從祀夫子廟 補註本文云庭 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 補註本文云能敬事長者與之持則兩手奉長者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

語見 語錄

小兒且安詳恭敬 纂疏平巖葉氏曰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謾此則忠信之本也

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

凶狠 情徒凶反狠下 以為未嘗為子弟之事 補註本文又云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當使子弟執事則於其親已有

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

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

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 長

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 相去 甚則至

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

居所接而長纂疏平巖葉氏曰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

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楊氏家訓

楊文公公名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家訓曰

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

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

弟忠信禮義廉耻等事如黃香扇枕黃香字

黃香事出

東觀漢記孝廉無奴僕香躬自勤苦盡心供養身無袴

陸績事見

後授其處陸績懷橘陸績字公紀年六歲於九江

叔敖

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何乃作賓客而叔敖陰

叔敖

懷橘乎績跪曰欲以遺老母術奇之

劉向

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

子路

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國令子路負

事見

米之類子路姓仲名由孔子弟子謂見孔子

家語

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為

楚大夫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

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何可得也枯魚

街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

由也事親可謂生事也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

盡力死事盡思者也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三 明道程先生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河南人兄弟俱師濂溪周先生宋仁宗嘉祐元年生嘉祐二年與橫渠同榜及第元豐八年大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伯淳嘉定蓋純公曰淳祐外從祀

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爽

志好去聲著直畧反喪去聲補註本文又云如王震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

徒廢時日以於道便有妨處是奪志也纂疏平嚴葉氏曰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騁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若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

四 操存之

伊川程先生先生名顥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晚居龍門伊水上學者稱

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伊川先生後謚正公從祀夫子廟庭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

作之如關雎之類餘反正家之始故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與

今人未易曉與於到反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

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補註朱子曰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第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

習故長大則易語令人自小子即教之屬對
 稍長則教以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嘗欲作
 一小學規使中人自小便教之便有法如此亦當
 有益又曰或以洒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
 每當疑曲禮衣毋撻足毋瞰將上堂聲必揚
 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
 傳孟母又添二句曰將入門問所在纂疏京
 兆李氏曰愚按北溪陳先生小學禮詩繼此
 意而作者也學者便當朝
 夕詠歌以為小學之助

陳忠肅公

公名璿字榮中南劍州人宋元豐

寧中謫廉州著尊堯集自號合浦翁名其室
 曰了齋後於明州又著四明尊堯集其言專
 攻王安石紹興丙子賜諡忠肅諡
 法徇國忘家曰忠剛德克就曰肅曰幼學之
 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別彼何者是聖賢

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

去彼取此去上聲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

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

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

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

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

如俎豆念慈母之教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

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

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

孟母 三遷 事見 稽古 篇第 二條 埋一 遷舍 近墓 戲為 築埋 鬻再 遷舍 市中 戲為 賈街 姐豆 三遷

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為孩童
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
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語及之語上聲下
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
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
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
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
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標題東萊辨志錄此條出了翁集又引書曰
不學牆面孔子曰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言

舍學

人不可以不學楊子曰吾為開

官旁

明哉言學聖賢而後心開意明

六

馬援援字文淵東漢光武時扶風茂陵人

兄子嚴敦嚴字威卿敦字孺卿

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上有三兄况

後漢

而孤兄令受齊詩不能守章句乃辭兄况

就邊郡甲牧兄曰汝才當晚成且從所好次

院俠

兄余生二十子長嚴次敦援生四子長

音協

廖次防次光次客卿嚴即馬融之父援在交

列傳

趾趾音止標題交趾郡元鼎六年立建安

援音

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

事見

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

稽古

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論去聲後同惡

篇第

去聲惡人惡之

二條

論去聲後同惡

埋一

去聲惡人惡之

遷舍

去聲惡人惡之

近墓

去聲惡人惡之

戲為

去聲惡人惡之

築埋

去聲惡人惡之

小學六

並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

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

重之願汝曹效之伯高名述京兆人拜零陵太守杜季良豪

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

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

也季良名保京兆人為越騎司馬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

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鵠音胡鶩音木

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

成反類狗者也附錄或問馬援以譏議戒諸子而不免於譏議朱子曰馬

語見援之言自可為法不須如此支蔓如此則須

辨志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得聞此一段說語而

錄司以為戒纂疏司馬氏曰昔張伯松語陳孟公

馬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

答劉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云云光所慕

蒙書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

七 漢昭烈將終蜀漢先主劉備字玄勅後主曰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惡如字

蔡氏曰勿以善小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

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

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標題後主昭烈子

劉禪字公嗣在位四十一年降於魏為安樂

八 本傳

諸葛武侯戒子書

標題諸葛本葛氏風俗通

琅琊諸葛其後姓諸葛以別於他葛又依李
亮與云有熊氏之後有詹葛氏齊人語訛為諸葛
兄瑾武侯名亮字孔明琅琊諸葛豐之後躬耕南
陽先主以為軍師中郎將後為丞相謚忠武
瞻八亮子瞻字思遠
歲而
聰慧
可愛
及鄧
艾伐
蜀欲
誘瞻
降斬
使戰
死于
寶稱
其忠
孝
學之書真格言也

也
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
也
附錄朱子曰靜便養得
才須學也非學無
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
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
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纂疏真氏曰
按亮此語朱

九
柳氏
家訓

柳玘玘字直清公綽孫仲鄂子嘗著書戒其
子弟曰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
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其澹泊
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
道惜前經而不耻憤莫論當世而解頤解音
音怡○解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
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
之善嫉之嫉音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漬
智反頗音銷刻德義替裾徒在厮養何殊斯

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麪藥耽都含反以街杯魚列反為高致街方反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監反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進巨勒反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群猜猜不反鮮有存者精舍反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燎力反言之痛

心爾宜刻骨

范曾公質為宰相

質字文素太名人唐長興中進士晉翰林學士周中

宋文鑑

書平章事宋太祖加侍中仍為相乾德初封曾國公初和凝知貢舉愛質廉試文自以中第名在十一二亦置質十一名凝為曾公後質封爵皆同人謂之傳衣衣金從去聲泉古老反嘗未奏遷秩秩直一反○兄以其驟競左遷左遷質作詩曉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于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鑑詩

鴟處
脂反

人刺

標題相見詩，鄭國風篇名。茅鴆，逸詩。左

上為

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

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古穢青史。

潮穢於廢反。○纂疏：胡氏曰：緝滅禮法，以放曠為達者，此老莊之學也。西晉玄虛之風，蓋由祖尚所致。余

標題按晉書：光逸傳，胡毋輔之謝鯤，輩散髮裸袒，閉室酣飲，累日光逸，將

擗戶入，守者不聽，逸於戶外脫衣露頂，從狗竇中窺之，大呼輔之呼入，飲不啜，晝夜時人

謂之八達。○胡毋輔之謝鯤，沉放再卓，羊曼相尋，阮孚光逸，凡八人。戒爾勿嗜

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

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

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

譽平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

蘭契，忿然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

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

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遽條

與滅施，籟音渠，籟音儲，戚千歷反。施叶去聲。

不能仰面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

急難，難去徃徃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

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

後不氏反衣去聲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

昔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標題賈自稱

祖自陳橋入范質執王溥手爪入溥手位重

才不克戚戚懷憂良深淵與薄水蹈之唯恐

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歛跡縮

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標題本

范質能循規矩惜名器持宗高言物盛則必衰有隆

還有替速成不堅牢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

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

質字 貴參 官至 給事 中坐 市竹 木敗

房州 司戶

十一

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

經世 書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標題先生名雍字堯夫

歐陽棐議謚法溫良好樂曰康能風所居河南宋元祐中太常

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

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

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標題熊氏

善生而知之教而後善學而知之教亦不善

困而不學○愚按上中下三品之說就氣質

小學六

十一

即孔
子非
禮勿
視非
禮勿
聽非
禮勿
言非
禮勿
動之
意

善也者凶之謂也愚按吉與凶即書所謂吉

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

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

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

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

言詭譎詭過委反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

樂禍疾良善如讐隙隙音犯刑憲如飲食小

則隕身滅性殞了反大則覆宗絕嗣覆芳反或曰

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傳直反吉

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標題先生名積字仲車

呂氏童蒙訓及行狀節孝處士石林避暑錄云元豐間淮浙士人

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者二人徐積仲車以

聾朱長文伯原以跛此山曰諸君欲爲君子

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

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

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

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

十三

語見

胡氏

傳家

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胡文定公與子書標題公名安國字康侯建

至寶文直學士謚文定文定三子長曰寅字

明仲致堂先生次曰寧字和仲次宏字仁仲

先生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標題明

端莊清慎見操執操平聲臨事以明敏果斷

辨是非斷貫反附錄朱子曰躬學之要惟

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又謹三尺

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前漢杜周傳客謂

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為

律後主所是為令孟康註云以三尺竹簡書

法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

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

工夫其可忽乎纂疏京兆李氏曰愚按禮記

情之過者皆慾也而此又慾之大者故特以

切要言之夫先王制禮本乎七情七情之發

必有禮以節之觴酒豆肉讓而後受做工夫

於飲食之間也無媒不交無帛不親做工夫

於男女之際也故曰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十四

古靈陳先生為僊居令

【標題】先生名襄字述古福州侯官縣人古

語見

靈縣之村名也宋慶曆中進士建州浦城縣主簿再任仙居令官至樞密直學士仙居屬台州本唐樂安縣

宋景德中改名仙居

教公於正歲父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

管節復讀於庭且曰吾秩滿即去尔子弟亟

遺就學於是

翕然從之

能養

其下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葉祖

治行

狀

廉恥

禮義

鄉閭有禮

【本註】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

來燕飲叙老少坐立拜起

有別

【本註】男女有夫分別不亂

子弟有學

【本註】能知

夫婦有恩

【本註】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

男女

【本註】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

夫婦有恩

【本註】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

夫婦有恩

【本註】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

夫婦有恩

【本註】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

夫婦有恩

【本註】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

夫婦有恩

【本註】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

夫婦有恩

【本註】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

夫婦有恩

貧窮患難親戚相救 【本註】難去聲 ○ 謂借貸錢穀 婚姻死

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 音賭

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 音賭

讓路 【本註】少避長 賤避貴 輕避重 來避去 耕者讓畔 【本註】地有

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本註】子弟負重執

則為禮義之俗矣 【附錄】朱子曰論俗一文極

為平正簡易許多事都說

下趨畫也見他下箇骨襟畫包得許多

邑人律氏曰按舊本無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又

有所註云來避去舊

於式本作去避來

學者興起

右廣立教

【一十四條】京兆李氏曰此篇言世變會通之禮以開內篇

小學六

十五終

立教之義首之以張子楊文公之說所以降驕傲之病根養良能之德性次之以二程子之說使知經學念書以致其知洒掃進退以進其行後十章皆後世父兄長上教子弟分別上下立志行己之事心既大有所立將無施而不可此所以開廣古立教之道也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六 終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七

嘉言第五之中 外篇

廣明倫一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

溫公家儀

必咨稟於家長

本註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情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為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令出於一人家政可得而治矣

二

居家雜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省悉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息之待父母

三
橫渠
雜說

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

嚚為去聲後只為為之若為之為多不近人

情近附迤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去

必姑順之纂疏葉氏曰事親以順為主非

也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

當極力營辦辨音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

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強上聲

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易去聲

葉氏曰所謂養志者也

羅仲素標題仲素名從彥世稱謙章先生其

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論去聲後

復論論財並同瞍音叟底音肯附錄朱子

集註曰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

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云

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題

了翁陳忠肅公居廉州日名其室曰唯如

四
羅豫
章孟
子說

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愚
按朱子家禮乃曰祠堂者以程子謂祭時不
可用影故改廟必有主本註高祖以上即當
影堂曰祠堂本註桃也又云今人以影
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本註月朔必薦新本註如
所祭已是別人太不便本註月朔必薦新本註如
含桃之類纂疏輔氏曰薦後方食一飲食不
敢忘父母未薦而遽食新焉則是死其親而
無其時祭用仲月本註物成也古者天子諸
心矣本註侯於孟月者為首時也時
祭之外更有三祭纂疏司馬氏曰王制大夫
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註祭以首
時薦以仲月今國家惟享太廟用孟月自周
六廟濮王廟皆用仲月以此私家不敢用孟
月又云此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
標題時祭四時之祭仲月二五八十月冬
至祭始祖本註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
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

位合考妣享之附錄或問始祖之祭朱子曰
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其當初也祭後來
覺得似本註今不敢祭又曰始本註
祖之祭似本註先祖之祭似本註裕本註
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祭先祖本註
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附錄朱子家禮曰繼
始祖高祖之宗得祭繼始祖之宗則自本註
初祖而下繼高祖之宗則自本註季秋
祭禰禰乃禮反本註季秋成物之始亦象
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又語錄曰其家
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祭後以冬
至立春之二祭似本註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
依舊祭禰而用其生日祭之適值其生日在
季秋遂用九本註
耶律本註
氏曰本註
月十五日本註
亡之日祭死本註
之謂也本註
正寢今正廳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

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古註鄭氏

今本據又同室難_レ以獨_レ享也於_レ凡事死之禮當厚

文有_レ正寢可以盡_レ思慕之意

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

可使漸知禮義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

為_レ人子為_レ人弟為_レ人臣為_レ人少者之行也

孟反後之行性行並同纂疏_レ呂氏曰冠禮之

設所以明_レ長幼之義也古者自_レ二十而冠自

十九而下皆為_レ童子凡為_レ童子以事_レ長者為

之事也紛而不冠衣而不裳名而不字皆所

以別_レ成人教_レ遜第也又曰所謂成人者非謂

四體膚革異_レ於童穉也必知_レ人倫之備焉親

親貴貴長長不_レ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為人

子為_レ人弟為_レ人臣為_レ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

信之行立也存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

倫備然後謂之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

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與平聲○纂疏

葉氏曰為人子孝故事君則忠為人弟弟故

事兄則順既冠而母與兄弟拜之責以孝弟

之行也君與鄉大夫鄉先生以_レ成人見之責以忠順之行也冠禮之廢久

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_レ輕薄生子猶飲乳已

加巾帽有官者或為_レ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

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

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駭如一駭_五由不

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_レ二十而冠然世

八

溫公書儀

行去聲

小學七

五

俗之弊不可猝變猝倉若敦厚好古之君子

好去聲後好古相好並同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

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俟音似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蔬食水飲不

食菜果殯必忍反齊音咨下同哀音崔後衰

麻斬衰並同蔬音疎下同食音嗣下同

也檀弓曰殯於客位又曰不食菜果哀不在

於滋味也賈氏疏曰歡粥者孝子遭父母之

喪當為父母致病故喪大記云水漿不入口

曰之後乃始食粥雖食猶節之朝一溢米

夕一溢米而已也云疏食水飲者用麤疏米

為飯而食之明不朝一溢夕一溢而已當以

是為度云飲水者忍飲漿酪等故云飲水而

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

已也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

同醯呼雞反古註北氏曰大祥食醯醬則

小祥食菜果之時但出醯酪也賈氏曰卒哭

者謂卒去廬中之哭唯有朝夕於階下在

時之哭纂疏朱子家禮曰葬之日日中而虞

祭過柔日再虞過剛日再虞過肉歸于土魂

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彿三祭以安之

卒哭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卒哭曰成事是日

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期而小

祥祥吉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月吉中

者上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也

月而禫禫徒感反附錄朱子家禮曰禫者

澹澹然平安之意○秦溪楊氏曰司

溫公書義九

小祥二

馬公曰士虞禮中月而禫鄭註云中猶問也
禫祭名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按魯人有
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爾月則其
善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
成笙歌檀弓曰祥而編註編冠素紕也是月
禫從月樂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在祥月之
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
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先生曰二十五月祥
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從月
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於是月禫始
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為當禫而飲醴酒始
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乾音干
古註孔氏曰醴酒味薄乾肉又海所以先食
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
也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

此下 王奔昭帝之喪右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

而廢之數上聲○標題漢武帝五子體為昌邑

或無帝崩無子徵王賀至濟陽未長鳴舞至弘農
以衣車載女子至東都門葉遂請哭賀曰嗟
痛不能屢請至闕乃哭即位二十七日廢尚
稱故王宣帝封海昏侯就國豫章終焉○霍

事見光字子孟時 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

傳 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
也因言於帝曰公友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
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裔餘制
夷如衣無令汚染華夏後並同○標題阮籍

車見
劉湛
傳

為步兵校尉母卒友與人圍棋對者來止籍
留決賭既而飲酒二十斗一號泣血數升晉文
帝司馬昭時為晉公故何曾以公稱之昭後
加晉王武帝立追謚曰文帝何曾字穎考為
司隸校尉華夏
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

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長史

劉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音沉又暫膳
奴侯反炙之夜

反車尺適反螯五勞反標題義真宋高祖劉
裕第二子劉湛字弘仁膳說文羊豕臂肉本

草車螯海蛤肉 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

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

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聲 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

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肺鮓置竹筒中以

蠟閉口衣襪裹而納之煬音恙鮓側下反襪
音卜裹音果古註

鄭氏曰二十四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

一升則米二升與此不同古秤有二法說左

傳者云百二十斤為石則一斗十斤為一

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為十九兩有奇今一兩

為二十四銖則一升為四百八十銖計十

九兩有奇為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銖
以成四百八十銖惟有一十九銖一銖在是
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畧而言之
也標題隋文帝楊堅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為
太子是為煬帝文獻隋文帝后獨孤氏煬帝
兄弟五人同母文帝嘗悔易晉王曰獨孤誤

我廣統帝後亡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

之日猶食鷄臠臠音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

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朱梁時馬殷據

卒謚武穆次子希聲嗣位聞梁太祖好食雞

食雞臠數器阮籍母終將葬食一蒸豚飲二

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途舉聲一號因又吐

血歎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

外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

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

無愧人亦恬不為怪覲他典久恬音甜禮俗

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

未歛歛去聲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勞去聲主人

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

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

輜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輿即嫁娶者輿去聲

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

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

復初愚按禮記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

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此一

輜車 說文 喪車 也

小學七

節蓋本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咽音

於此倫為反備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

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

燕樂樂音洛後快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

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

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

有正法此不復論衰麻之衰倉回反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

斬衰寢苫枕塊苦失應反枕去聲塊苦怪

書儀

奠薦塊謂土擊古註賈氏曰凡言次者倚廬

外斬衰者謂斬三外布為衰裳不言裁割而

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寢苦者哀親之在草枕

塊者哀親之在土故也纂疏京兆李氏曰愚

按古者父母之喪倚木為廬在中門之外東

方北戶倚壁西至地既虞之後柱楣翦扉乃

西鄉開之今所謂朴陋之室殺古倚廬之制

也不脫經帶經徒結反古註鄭氏曰麻在

首在腰皆曰經首象緇布冠之

缺項腰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不脫經帶哀

戚不在於安賈氏曰不脫經帶冠衰自然

不脫以其經帶在冠衰不與人坐焉古註孔

與人居者按喪大記云聖室不與人坐焉

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

小傳

十一

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

陳壽遭父喪有疾陳壽字承祚巴西西人父為

父及張華舉壽孝廉為著作郎撰三國志高

孔明將畧非長議者少之授治書御史又坐

不以母歸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賤

議坐是沈滯坎珂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

慎沈持林反滯音泊河音可考異耶律氏曰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

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樸音朴轡音祕

婦人以布裹車轡纂疏京兆李氏曰愚按古

惡車謂不美之車也古禮始喪乘木車卒失

乘素車既練乘藻車大祥乘駟車

禪乘漆車考異幕車舊本作幕

世俗信浮屠誑誘誑古况反誘音有纂疏

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凡有

喪事無不供佛飯僧飯音云為死者滅罪資

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到

燒春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

已飄散雖有剉燒春磨且無所施剉音春書容反

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纂疏真氏曰金魏

漢明帝以後已有佛法至晉以後始盛人固

故韓子曰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也

十一
書儀

十二
書儀

浮屠
漢記

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是

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附錄或問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

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

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

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

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

十三

顏之推家訓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

所見勿為妖妄覡胡的反本註女巫也纂

齋肅事神明也在覡日覡在女日巫

十四

程氏遺書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

游定夫錄

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斯可矣張樂音岳

為樂音洛附錄或問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

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

及太碩人生朝與向自賀高俸詞忍非先生

筆不審又何也豈存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

宜而為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

否然為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

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朱子曰此

等事是力量不足於過下處然亦或有不得

已者其情各不同也纂疏真氏曰人子之於

生日苟無父母當以思自之禮自處唐太宗

以萬乘之主能行之况學者而味此

乎平巖葉氏曰具慶謂父母俱存者

十五 童蒙訓

呂氏童蒙訓呂氏名本中字居仁正獻公之

書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

曾孫有呂氏童蒙訓及雜志等

十六

程氏遺書

劉元承手

編

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令去聲下同簿所欲為令或不

從柰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

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

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

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纂疏平嚴葉氏曰過則歸之已

善則歸之令非曰姑息此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十七

進思錄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愚按周禮凡九命一命受職謂為官人之法周之

命乃今第九品也

劉安禮問臨民安禮字立之明道先生曰使

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纂疏陳氏

曰臨民有父母之心民方能輸情自畏法左

能行法平嚴葉氏曰民情皆得以聞則自無不得其所之患然非平易聰達者能之乎

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而正矣非徒事乎刑罰之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十九

游定夫錄

小字

廿五

附錄朱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又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纂疏李氏曰愚按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沐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貢問曰練而沐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二十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廿一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

媼之類媼鳥浩反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廿二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少去聲後少聘同守去聲多為猾吏

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敢

錄

呂舍人雜

復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

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猶音活餌仍吏反省

息并反嗜持利反貲津夷反譴去戰反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

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捺文字追改日月

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

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捺千計反說文挑取也諸本作捺者非手

部亦無捺字重直用反標題辨志錄又云當官既自廉潔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皆須

童蒙訓 廿三

童蒙訓 廿四

光五

前漢列傳

明白以防中傷考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

俗嫁娶太蚤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

標題王吉字子陽瑯琊人初舉賢良為昌

邑中尉及宣帝即位為諫大夫上疏言得失云云上不甚寵異歸琅琊考異耶律氏曰本

作蚤本

光六

文中子

文中子

王通字仲淹隋開皇四年生年二十

餘學徒數百房玄齡魏徵等皆出其

門大業十三年卒門人取易黃曰婚娶而論

財夷厲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

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纂疏司馬氏曰夫

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

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

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

某物若干以來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

給負約者是乃與僧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

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給則殘虐

其婦以擄其忿出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

以悅其舅姑者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

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哉於是質其女以

責貸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

文中子

早婚少聘教人以儉妾媵無數

媵音孕送女從嫁教

光七

文中子

小傳七

十五

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度人之職也

纂疏真氏曰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妻妾媵各有等殺之數後世惟力是視而已此文中子所以歎也正家之本由於夫婦之各正治家以禮而無寵昵之偏使嫡妾之序不紊此夫之正也撫下以恩而無妬忌之失使然曠之禍不興此婦之正也得其正則家治失其正則家亂此必然之理也至於妾媵猥多未有不為家之害者內或陷子弟於惡外或生僮僕之變無所不有欲正其家者於此不可不戒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

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纂疏真氏曰今之士起於寒微而驟結婚於權要鮮有不慢其夫者晉大夫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懇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縛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未繫既繫矣未援亦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韋昭曰董祁者范宣子之女獻子之妹也此又可為繫援貴勢而自取羞辱者

之戒考異耶律氏曰富貴舊平陽本作富盛

九九
言行
錄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標題

先生名瑗字翼之秦州如皋人

三十
唐參
思錄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孀音霜取音娶下同

附註張子曰以義理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嫁之事禽獸猶有不再匹者夫婦之道是夫止合一娶婦止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則夫豈得而再娶特以重者許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廢

也故有再娶之理雖再娶止謂之繼室婦人則雖至窮餓而死不可也 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纂疏真氏曰柏舟之太節故孔子列之於鄘風之首使萬世法焉程子之論可為後世深戒葉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再嫁為失節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家訓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食音嗣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蠱音古

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牝雞晨鳴 陳氏曰按周書云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喻婦人一或預政幹蠱必致敗亡之禍

顏氏之言其肯遠矣 江東婦女畧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懃焉

顏氏家訓 卅二

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

恒代事見 漢志

音業造七到反為去聲 纂疏陳氏曰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

有善惡標題 鄴戰國魏地漢立魏郡治鄴後曹操居之石虎立相州隋唐宋因之今為彰德府

卅三 府

顏氏家訓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也不可篤

標題 三親夫婦父子兄弟九族高曾祖父及已身子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

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

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
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

弟則踈薄矣娣音弟姒音似古註孔氏曰娣姒婦者兄弟之互相名也長

婦謂稱婦為娣婦謂長婦為姒婦謂據

婦年之長幼不據夫年之大小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

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

傍人之所移者免夫考異耶律氏曰篤厚一本作篤愛

柳開仲塗標題開初慕韓文名肩愈後舉進士名開字仲塗仕太宗真宗時為

郡守歷常潤貝寧遠全環邠曹代竹滄曰皇

考治家孝且嚴標題開父名弟翰仕柴周至監察御史且望弟

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向聽我皇考訓誡

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

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

戾分門割戶患若寇讎皆汝婦女所作男子

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

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

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標題上時

聲惑音或惴之瑞反

世四

柳仲塗

叔母

人墓誌又

道卿

語錄

文小

異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一食如字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已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一衣如字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已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已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纂疏真氏曰程子之言孰不知之而難克踊之者雖薄俗漸染使然其所以離間骨肉之親者未有不由婦言是聽者也考異耶律氏曰至若一本作至於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無相猶矣

詩小雅斯干第一一章鄭氏箋云猶道也集傳云圖也附錄朱子詩傳

斯此也干水涯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太抵施之不報則較改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

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較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施去聲較之劣反附錄

或問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能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

世七

劉元承編

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其恭而已纂疏平巖葉氏曰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施以為報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亦不可學兄而廢其恭

世八 語錄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主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狎乎甲反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

世九

目氏 童蒙

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王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拍蒲伯反袂眉銳反袖也纂疏平巖葉氏曰始則氣輕而苟於未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分去聲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將去聲秀孝為舉將服議舉將乃舉愚按通典官通稱標題舉將座主也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

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參倉含反標題公名

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生二歲而孤依長

山朱氏少長姓朱名說應舉復本姓謝啓云

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

乃效於陶朱既貴贈父太師母謝氏吳國夫

人又贈朱氏太常博士公以宋祥符八年試

禮部第一進士乙科按本條云公為參政時

告諸子蓋仁宗慶曆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

三年也卒謚文正

親養去聲汝母躬執爨爨取亂而吾親其旨

下同

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

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

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疎

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

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

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太

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

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標題文正祖賢

四子長純祐有行義以疾廢次純仁字堯夫

為丞相謚忠宣公次純禮字彛叟次純粹字

德孺受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

田宅云愚按范忠宣公嘗曰父仲淹於蘇州

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

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
及嫁娶喪葬之用謂之義莊標題義田人日
食米一石外歲衣纒一匹嫁娶喪
葬皆有給詳見錢公輔義田記

刑一
家儀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

廩居
右及

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本註謂使之掌倉廩

授之以事本註謂朝夕所
而責其成功制

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量音涼稱家之有無稱去

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

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

贏餘以備不虞省所耿反冗而隴反贏以成

舍業田園
字本文有

右廣明倫四十一章京兆李氏曰廣明

倫首十四章廣父子之親

次十章廣君臣之義明人臣不遇沉

溺下僚不卑小官必以其道之禮次九

章廣夫婦之別次三章廣長幼之序次

三章廣朋友之交後二章廣明倫通論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七 終

小學七

七三六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八

廣敬身一

嘉言第五之下 外篇

前漢列傳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應武帝制策按仲舒

賢良策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曰仁人者正其誼不

誼與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附錄朱子曰正其

義同本或作義

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

所以不能自己者又曰仲舒所立其甚高後世之問道義如何分別朱子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太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纂疏葉氏曰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君子惟欲

唐書 方技 傳答 盧照 鄰

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有所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私意介乎其間而非明其道矣京兆李氏曰自孔孟既沒諸儒紛然不知以禮義為本高者溺乎空寂卑者流於功利歷數百年學者皆習焉至仲舒始能以道誼功利為辨而聖學迺明故子程子曰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而子朱子以是為廣心術之首其旨昭矣

孫思邈 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附錄朱

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只是畏敬之謂如文王小心翼人曾子戰戰兢兢人臨深履薄是也又曰戰戰兢兢人如臨深淵方能為起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纂疏真氏曰必有文王之小心然後能一怒以安天下

下之 智欲圓而行欲方 附錄朱子曰圓而不小

國語 晉語 三

則執而不通志不小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或問智欲圓而行欲方智雖圓轉若行不方正而合於義則相將流於權謀譎詐之中所謂智欲圓而行欲方也曰也是如此 纂疏葉氏曰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 標題按程氏遺書游定未錄舉此二條文公載之 近思錄考異熊氏曰思邈本傳行作仁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附錄問程子論向上一底意抑難底意朱子曰從善積累之難從惡淪陷之易從善却難從惡便陷得易了 纂疏真氏曰從善如登善難進也從惡如崩惡易陷也進於善則為賢為聖日趨於高明陷於惡則為愚為不肖日淪於污下

四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

唐朱仁軌字德容亳州人朱敬

本傳

則之兄負半千等

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

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纂疏李氏曰易

夫讓則德為之主爭則物為之主不在百步

謂也

五

濂溪周先生

標題先生初名惇實後避宋英

章第十

慶曆六年程太中官江西念二子師事之熙寧五年上居廬山臨溪築堂以道州有濂溪因寓名世稱為濂溪先生嘉定十三年因潼川提刑魏了翁之請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附錄朱子通書解曰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希望也字本作聯或問聖希天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

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秦若天道建邦設都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

天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捷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

過三月不違仁附錄朱子曰說見書及志伊

尹之所志附錄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

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理事會但方處賦賦之

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

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又曰雖志於行道若

小學八

三

然亦必自脩身始脩身附錄學顏淵之所學朱子

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通書解曰志伊尹之所志學深淵之所學此

言士希賢也纂疏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

次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

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務智能慕

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

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聲後

令名令其並同附錄或問過則聖及則賢

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絕細此固易見不

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此從

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

意思多朱子通書解曰過則聖及則賢不及

則亦不失於令名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

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

六通書

第三後厲行

聖人之道入乎心蘊之為德行孟反

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十四通書

附錄朱子通書解曰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

人真知道德之真而不溺於文詞之陋也○

愚按上章云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亦

欲人知道德之貴而不溺於軒冕金玉之陋

與此章意同因表而出之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纂疏輔氏曰人受

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天地之中以生本

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

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

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

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

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脩則亦不能然也

七通書

第二

十六

章

葉氏曰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
如護疾而忘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標題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語出孟子公孫丑上

八
李端伯傳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

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附錄朱子集註

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或問放心還當將已
放心重新收來還只在此心便是不放朱子
曰不是將已縱出底收將轉來舊底已去這
裏自然生出來又曰此心常在私欲自無着
處又曰來放心非以一心來一心只來底心
便是已放之心又曰覺處即心何更來為此
用力甚不多但要常知自能尋向上去下學
提惺惺則自然光明

而上達也附錄朱子曰自能尋向上去這是

得這心便了又曰來放心乃為學根本本田地
能如此向上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
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應自然中節方是儒
者事業又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
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
便在此又曰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
見識自然超詣到得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
不相離纂疏葉氏曰聖賢垂訓多矣來其旨
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

九

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補註本文又云

心要在腔子裏錄或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朱子曰敬便在

腔子裏或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朱子
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心須在此
曰然則方應接時其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

游定夫錄

十
遺書

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纂疏葉氏曰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

無非僻之干僻匹亦反補註本文又云此

附錄或問整齊嚴肅與主一無適不同否曰

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就

那時就那事說纂疏葉氏曰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曰疆安肆曰

偷之語偷他侯反古註孔氏曰恒能莊敬

則德業日疆安樂放肆則其情性自

程氏為苟且也纂疏周氏曰莊敬曰疆可以言君

外書子安肆曰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為君子果莊

表記敬則日入於強或安肆則日入於偷真氏曰

禮記疆與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強安

鄭氏任視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則天行之健亦

云記思企及一或偷焉則視陰苟安惟知燕嬉嬉

夫子樂而已趙武晉卿耳有偷心事功遂以不

之德競蓋常人之情縱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

見於則日就規矩檢居掩反附錄或問君子莊

明誠錄載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急惰下日那得

出程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

氏外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附註或問人

善文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

小異箕踞而心不慢者

十二
李端伯傳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

身與心都不要好纂疏鄭氏曰覽鏡而目有

汗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

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

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

無非僻之干

十一
李端伯傳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

身與心都不要好

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

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

無非僻之干

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窗壁有塵則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矣。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克其類，不亦甚乎？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纂疏葉氏曰：所謂以小害大，以賤害貴也。考異耶律氏曰：舊本箇作个，按說文个，俗書譌，謬不全。六書之體，却已一本無却字，好了也。一本作好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

纂疏蔡氏曰：視聽言動，由乎中，身之用也。心則其體也。

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附錄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工夫或問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又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

纂疏黃氏曰：體用之相應，如人心手足，一氣所貫，初非截然為二物也。心所念慮，則手足隨之，手足痛痒，未有不達乎心者。仁之與禮，本未發之體也。一有私欲出於非禮，則天理之節文者亦為之動，而心之全德亦不得以自全矣。故程子於四箴之序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音箴

小學

上

服猶針也。附錄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者也。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見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也。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也。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又曰四箴首意精密。在我不可有執之之心。又曰四箴首意精密。獲反。真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摺一掌血者。又曰四箴之意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繫之心也。至於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附錄輔氏曰禮乃仁之著聖乃仁之極欲為聖人當自求始欲求夫仁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當自復禮始。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問視箴何以特說心。朱子曰開眼便錯所以就心上說。附錄陳氏曰心之為體其中洞然本無一物只此是心而已。然理亦未嘗有形狀也。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聲○附錄朱子曰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準則。附錄陳氏曰即此處而操存之。庶乎得其要而有定之準。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跡可見然操則存念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道視者纔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為操心之則。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在切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附錄朱子曰至蔽交於前方有欲之私而言中掩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去矣。輔氏曰此則所謂物制之於外以安其內。附錄曰視則將這裏底非去所以云以安其內。附錄疏胡氏曰禁其視之非禮則心得其平矣。陳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聲○附錄朱子曰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準則。附錄陳氏曰即此處而操存之。庶乎得其要而有定之準。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跡可見然操則存念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道視者纔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為操心之則。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在切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附錄朱子曰至蔽交於前方有欲之私而言中掩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去矣。輔氏曰此則所謂物制之於外以安其內。附錄曰視則將這裏底非去所以云以安其內。附錄疏胡氏曰禁其視之非禮則心得其平矣。陳

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克已復禮久而

侵撓吾內而天理寧定矣蓋誠者真實無妄之理也克復工夫夫真

積力久則私欲淨盡微表裏一於誠純是天

理之流行而無差仁矣胡氏曰克已復禮言

上文乃所以用九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

勿視未是仁真實力久自然誠實則可以謂

之仁也輔氏曰常常克去已私以復於禮久

久不息則其意誠實無歉而不復有作輟之

弊矣葉氏曰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跡可執

操存之要莫先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

交乎吾前感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

外目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

則實理流行動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容周旋中禮矣纂疏輔氏曰人心所秉之常性乃得之於天

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

之性也陳氏曰人均執此常道而生其原出

於天之所賦而人受之以為性者也胡氏曰

亦猶視箴原其本然也彼以心知誘物化遂

言此以性言微有緩急之異也附錄朱子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

亡其正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好惡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

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

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

好惡並去聲

小學

九

之動故以知**卓彼先覺知止有定**纂疏陳氏

言其實一也之全而體之則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即理之當然者是也能一一知其然則此心明徹於日用應接皆有定理不為之誘而化矣胡氏曰每聽則審其所止而不為物遷也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附錄或問閑邪莫是為

防閑抵拒那外物使不得侵迤否朱子曰固是凡言邪皆自外至者也然只視聽言動無非禮便是閑**纂疏**輔氏曰閑其邪使不為吾舍之入存其誠使不雅於人欲之私則自然非禮勿聽也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似乎寬亦可移為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身外而引出內所以云閑邪存誠視為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力葉氏曰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益喪矣

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以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其中也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附錄朱子

曰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理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纂疏**胡氏曰心有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所感必賴言以宣布也**附錄**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

是主不成如何去接物**纂疏**陳氏曰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妄人之欲言太繁不出此二者皆人欲之所為也故必禁之又曰靜安專一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二句為一篇之關要處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

躁則
刊反

故矧是樞機與戎出好

矧失恐反好去聲○附錄朱子曰好善也

我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機可畏如此
纂疏陳氏曰門之闢闔所繫在樞
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
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又曰
言非禮則有蹀妄而起爭言以禮則無蹀妄而生愛

名

附錄朱子曰中四句却是說言底道理
纂疏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與戎則凶則辱
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傷易則誕傷煩

則支

易去聲誕徒且反○纂疏輔氏曰易則必至於支離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蹀則傷

詐古於易誕者欺誑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况反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數音而逆出者乃煩中之失也蔡氏曰易則誕出

朔

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蹀而不靜也胡氏曰惟其所召以上謹於處已也傷易則誕以下謹其
已肆物忤出悖來違
忤音午悖蒲接物也

朱子曰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說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

間都說得周備
纂疏陳氏曰傷易而誕則無有成法在已者肆而與物忤矣內何復靜之云傷煩而支則不合正理所出者悖而來亦違矣內何復專之云輔氏曰已肆物忤則人與已非兩物出悖來違則感與應非二事此四句說四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法謂先王之格言欽謂敬謹其出而無蹀妄也葉氏曰蹀輕肆也妄虛繆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繆則內專一矣樞扉自也機

中去

弩牙也凡之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

聲
好吐
報及
一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性物躁之致也悖乖理也悖而動箴曰哲人知幾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

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
幾音機行下孟及
附錄

朱子曰哲人於思量間便見得舍做與不舍做志士於做出方見得又曰思是動之於心為是動之於身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專誠於思而不可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非是兩般人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為者及其形於事為早是見得遲了却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般做工夫去須

着隨處照管不應這裏失了後面更不失去照管覺得思慮失了更着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如此方得**纂疏**輔氏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顏子無形顯之過是也志士厲行守之於為如顏子不善未嘗復行是也陳氏曰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其光甚微哲人心通理明能燭之於先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便已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本然者流行無壅矣見於所行之謂行志士激厲能勇於有行為事動之已著也至此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亦有**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附錄朱子
曰哲人志士雖則是有此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又曰此兩句是生死路頭**纂疏**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無餘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造次克念戰兢自持**
造七到反
纂疏輔

陷於下故危

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成聖賢同歸

纂疏輔氏曰此兩句必於動上言之學惟行之為貴也胡氏曰禁止之初特為不之事至於自然則賢亦聖矣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葉氏曰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慮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微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考異耶律氏曰失也一本或作失之也論語集註述思錄引此皆無厲字論語作勵惟危本或作則危者非按聽箴動箴一本上各有其字舊本無

十四

遺書 劉質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

夫錄 又童

幸少去聲

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

附錄朱子曰子

蒙訓 夏云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

有高能文章三不幸也

附錄朱子曰人有高能文章便

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了一生更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筆下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蒲柳蒲保都是這般種子纂疏愚謂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以義理而為詞章則文皆載道

之文也苟不根乎義理之正徒事乎詞藻之華麗雖足以趨時好而取時賞然不能以古心而行古道其為不幸亦甚矣

正蒙書中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

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逾衣食之間燕遊

之樂爾燕於旬及樂音洛○纂疏京兆木下氏

十六

可乎情致也居君子之地捨君子之歸而懷小人之情其

范忠宣言

范忠宣公戒子弟標題丞相范公純仁字堯夫皇祐元年及進上第哲宗元祐中除左僕射文正公之子謚忠宣公謫永州日每見諸子然章惇公必怒止之子

正平字子庚忠宣嘗戒子姪曰惟儉可助廉惟恕可成德曰人雖至愚責

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

入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

地位也附錄朱子曰范公恕已之心恕人一

不若橫渠說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

入則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

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

恕也於己不當下恕字或問大學或問以述

世名卿恕字之說為不然矣而復錄其語於

小學者何也曰小學所取寬若欲修潤其語

當曰以愛已之心愛人考異耶律氏曰常一本作當以

呂榮公榮戶局反○標題公名希哲字原明

雜志又童

蒙訓郡公辨志錄

並稱榮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

氣象好時百事是當當去聲氣象者辭令容止

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

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纂疏京兆李氏曰理會氣象

象即矯揉氣質之說學者德勝氣質則百事是當其為君子可知德不勝氣質則百事非

謬其為小人可知貴賤壽夭雖理之宜然非君子之所急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答樊遲蓋自攻其

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

有工夫點檢他人邪慊苦簞反邪音耶○纂疏京兆李氏曰心之德

十八 雜志 又童 蒙訓

仁也有纖毫私意便是不仁其慊於心可知矣學者若能悟此將見自愧之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之惡邪標題熊氏曰雜志本文作即不慊於心則當如太學慊字音言行錄依雜志有不字小學書辨志錄並無不字

十九 酬酢 事變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畧纂疏京兆李氏曰大要猶太抵也前輩前一輩行人遠而先正迤而後師皆是也周詳者自己及物自迤及遠自卑及高自本及末自小及大所以作事多周備詳悉後輩反是所以作事多踈闊忽畧也學者當勉乎周詳而戒乎闊畧何古人之不可及哉考異耶律氏曰闕字一本

二十 作闕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

同前呂公早從

公早從

伊川游
有呂氏

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纂疏京兆李氏曰直

家塾記報怨德報德乃人所共由之道人皆可以為
發明義堯舜乃人性本善之德有是道必無恩讎分
理酬酢明之言有是德必無無好人之言後生戒之
事變等者言當由乎道德也考異耶律氏曰此字或

九二

言行

張思叔

思叔名釋河南壽安人伊川歸自滄
陸始從游易傳成門人未有傳者伊

亦

今遺書有思叔所錄師說

座右銘曰凡語必

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

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

必正靜

行下孟反後顧行於行百行並同畫
音獲楷苦駭反處音許後同處同

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

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

者我皆未深省省有悉書之當座隅朝夕視為

警

九二

胡氏

胡文定公

公名安國字康侯本又富貴相下
云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

相微仲須做只是俗上蔡曰為他做實底相

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食魚羹飯因薦

入不行下殿便來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為他綠累輕便去住自在曰人須

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

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

錄傳家

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

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

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先主蜀漢昭烈帝劉備後

主乃先主子劉禪南陽秦郡山南曰陽階故鄧州今南陽府宰割山河三

分天下身都將相將相並手握重兵亦何求

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

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成都漢益州牧

所治先主取劉璋遂都之初秦平蜀張儀築城象成陽都因名成都臣身在外

別無調度調度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長上聲後

長得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

同負階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太

丈夫矣考異耶律氏曰不為一本不為下有也字

范益謙名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

差除朝音潮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

不言象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

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寡六不言富六不言淫

媒戲慢媒音七不言求為人物于

索酒食又曰人治書信不可開折沈希

九三

辨志錄與

儒學綱領

文小異

私書抵人信物甚者結為仇怨余得人所附
書物雖至親卑幼者亦未嘗輒留必為附至
及人託於某處問訊于未若事非順理而已
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辭却之若已諾之矣
則必須達所欲至於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
聽與不聽則在其人

書 威書切 與賓 性觀及三日 觀三 屬膝並
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復進
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類
俟其人云某所惠書云足下請觀之方可
看若書中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
於他處 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 不可於几
復說

書攀案上及書攀等內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冊
今紙子錢穀文曆若人將文字令已看切不可於
背後觀皆無 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 凡借
冊通德之一一端也

作策上至書冊下至器用苟得已者則不須借若
字不獲已則須受護過於已物看用終畢即時
獲音歸還切不可借為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
或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者於已之物多不自
愛若借人物豈可如此此非 凡喫飲食不
用豪氣之流乃無德之一端也

可揀擇去取 喫去戰反揀音簡 ○ 凡飲
帝癡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為乃癡騃無知而已自
丑之非生硬臭惡與犯已宿疾之物豈存不可食
反駭之 **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凡與人同
處冬則已擇暖處及與人共食 見人富貴不
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

可歎羨詆毀 羨似面反詆都禮反 ○ 富
輒稱其富貴若得其實即是歎羨可見不知
義命若不得實即是妬疾用心不佳莫此為

甚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

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考異律氏曰

覓俗作覓註所惠書下一本有云字以至本或作以致者非多取本或作多者非愚按

又曰下舊本有二三四五六七字

九四 胡子曰標題文定公季子名宏字仁冲今之

五峯 儒者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

見廣 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

立教 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

第十 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逮徒耐反

九五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

名之 日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

推仕 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其腴惕然

高齊 慙懼起而行之也養去聲先去聲怡音移下胡駕反劬音備腴音嫩

辨志 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

作箴 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

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

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瞿音素鄙

句

辨志
作各

恪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

盈惡滿則窮郵園赫然悔耻積而能散也音恪

素暴悍者欲其觀古

人之小心黜已齒敝舌存標題談苑韓平子

孰堅對曰臣年八十齒再墮而舍垢藏疾尊

賢容象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音汗茶音涅

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

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

勵不可恐懼也怯乞業反懦一作悞乃卧反

反厲音利歷茲以往自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

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

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

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

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去泰甚上聲

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

不如無學也纂疏京兆李氏曰讀書學問本

於成物也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者

今之學者為人也為人之學其終必至於喪

小學八

二十

考異 耶律氏

九六

曰恭作茶者非欲其舊本無其字

唐彦思伊川雜錄

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

之門也

附錄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先生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齊家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不

則所守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又曰大學之書其聖學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之所知也朱子曰伊川教人先看大學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

書之庸

規橫大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

大學

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

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附錄或問程子之先

是書而後論孟入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無序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在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躡其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

唐彦 思伊 川雜 錄 孟子 論語

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又曰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一書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嚮却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太體已立矣又曰今日且須熟究一箇大學作問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却易為力又曰大學是箇腔子而今却要他去填教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填教實著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

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

身儘多也附錄朱子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

燕閑靜一之中以須其冷淡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太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所得又曰論語一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又曰論孟不可只遵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于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又曰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中言語須是熟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又曰二書若要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已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耳又曰讀論孟須是切已且如學而時習

小學 七二

之切已看時，曾時，與否，句句如，此來之則，則有益矣。纂疏輔氏曰：切已之說甚高，力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已，體察則定，無在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則只是口耳之學耳。考異：耶律氏曰：舊本及本文皆無讀字，論語序說引此，有讀字，舊本或作聖人之言語，論語序說無之字。

此伊
同前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附錄：朱子曰：有人言：理會

川答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看周恭來，亦是如此。蓋論語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先伯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孟子肚裏穿過，溫語適孔子孟子肝肺盡，知久豈不是孔子孟子又曰：孔子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語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在

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若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若能於論孟中深

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疏：輔氏曰：若能如此看，則不徒識其言，必將來其意，不徒

求其意，必將見於行，其進於聖賢也，不難矣。又曰：若能到得後來，涵養成就，則

氣質變化，可使愚必明，柔必強矣。

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宜須句句理會過。

使其言互相發明。附錄：朱子曰：中庸或問曰：張

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又曰：讀書須是逐句逐字，要見去着，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補註：按本文又曰：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

中庸
語錄
廿九

三十
橫渠

語錄
又經
學理
竊

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

則又見得別補註張子曰六經循環年欲一

人豈能常靜須有以制其亂附錄朱子曰橫

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

此親切纂疏南軒張氏曰橫渠皆是身經歷

做工夫剖決至到故於學者凝滯處尤為有

力京兆李氏曰六經者易書禮樂詩春秋是

也循環者無終窮也經所以載道道不外乎

人之一心自分而言之凡在行墨之間者隻

字片言無非至理之所寓似多殊矣自合而

言之真積力久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事物如

持權衡於此是非輕重不外是矣曾子曰唯

貫道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六經須循環理會

義理儘無窮分而言之也待自家長得一格

則又見得別合而言之也非身

親經歷之者胡能語之如是耶

此一
呂舍

呂舍人標題舍人名本中字居仁初賜進士

人雜
童蒙訓師友

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

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

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

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

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一二百遍字字

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

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

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

辨志
錄載
董遇
云讀
書百
遍而
義自
見

小學

七月

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
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
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已力
難仰他人矣從容之從促容及仰去聲○纂疏京兆李氏曰此章於學者為
學之道最為明備始之以理會為學者何事
者明為學之本次之以學業嚴立課程者進
為學之業次之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者
立為學之志師之功夫之任學之資於人者
也而終之以決意而往須用已之力者學之
成由已也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標
題辨志錄附載高彥先云脩學須是出於本
心以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
然後可
是功

此條書無今本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白記一事久
則自然貫穿穿去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
久則自然浹洽浹侯夾反今日行一難事明
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渙音煥○纂疏京兆李氏曰渙然冰
釋怡然理順杜元凱春秋集解序語貫穿浹
洽則所知者高明堅固則習坎心亨渙然如
冰消釋而無滓怡然樂乎天理之裕順外物
不足以及移之也斯三者非謂記一事辨一理
行一事可至非謂盡記天下之事盡窮天下
之理盡行天下之事蓋日久自然得之於已
也偶然者微
伴苟且之辭

世三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附錄朱

呂氏

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做惟讀書尋思

董蒙

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工夫

訓

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

草莽

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

三音

者決無有成之理鹵音魯莽莫後反

母黨

京兆李氏曰才性出於氣

及鹵

學道原於思義理無窮皆由思而得氣質有

莽之

限為才亦有窮惟讀書尋思推究則可以明

補反

善而生睿睿可以作聖故可畏也孟子曰思

羅之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章其本於此歟考

門侍

異熊氏曰按此說乃楊

齊黃

應之學士語本文小異

即作

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

家訓

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

名之

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濟卷皆上

推北

反假或有狼籍几案愚按通鑑釋文云狼籍

齊黃

音賈謂之狼籍者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污

門侍

風雨蟲鼠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書

即作

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

家訓

賢姓名不敢他用也汚去聲累去聲

木

考異耶律氏曰蟲鼠一本作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附錄或問既以為理無大小而又以教人有序何也朱子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捨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又曰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纂疏葉氏曰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灑掃應對進退末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

如之何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後有序不容躐等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遠大者於後也標題熊氏曰游定夫錄二先生語說先傳後倦云云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附註程子曰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豈更有過附錄朱子曰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入人因其高明所以害尤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事也纂疏葉氏曰昔之害揚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自謂之窮神知

深遠故高明者及陷其中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

外於倫理纂疏葉氏曰自謂通達玄妙實則實則外乎窮深極微而不可以人堯舜之道

人倫物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人堯舜之道纂疏葉氏曰堯舜之道太中

至正窮深極微是道之也天下之學非淺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

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

是皆正路之纂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

以入道邪徐嗟反誣音但妖於驕反溺乃歷

塞入聲○纂疏葉氏曰淺陋固滯者如刑名

詰音功利之習訓詁詞章之工是也學者不入於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考異耶

律氏曰之入本或作日入者非妄本作異

右廣敬身三十一條京兆李氏曰按廣

敬身三十六章皆古之未有

而可法於今者首一十六章廣心術之

要次五章廣威儀之則次二章廣衣服

飲食之制節後一十二章先論讀書之

本先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次六經以至

讀書窮理之法借書之禮教人之序異

學之辨皆備論之無非廣敬身之要也

故附見于此

愚按標題云外篇嘉言善行一百七十

二條舊本並不註本文所出今依呂東

萊辨志錄例逐條推尋本文所出舊附

註於各條之下今照內篇例標寫出處
於逐條
數目後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八 終

